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追忆张治安：  
一生淡泊名利一心立德树人

3月30日，“道法自然——张治安艺术作品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昌岗校区)开幕。本次展览由广州美术学院、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承办，共展出花鸟、山水、书法及速写手稿两百余幅，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张治安先生的艺术追求。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在致辞中表示，张治安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心立德树人，退休后深居简出，潜心艺术，生前甚至未曾为自己举办过一次个人展览。本次展览是第一次对张治安先生的艺术成就、艺术生涯、教育理念作一个全面的概括性展示。

林蓝指出，作为当代享有盛誉的美术教育家、国画家，张治安先生既推动了大写意花鸟在新时期以来的语言变革和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广州美术学院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艺术视野之开放、文化积淀之深厚，证明了中国画并不是单纯的视觉艺术，其背后需要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支撑。作为一位优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张治安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广州美术学院蓬勃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带头人。身为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之一，他顺应改革开放潮流，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念，通过改革促发展，在校园建设、教师安居、学科建设、学术提升、校产开发等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提供了“广美经验”。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刘杰表示，张治安先生是“中原画风”和“岭南画风”之间的“友谊见证人”与“艺



■粤北写生  
张治安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术使者”，数十年间，为河南、广东两省的美术交流和艺术发展付出了持久的努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张治安先生的根在河南，艺术之基也筑在河南。中原大地的博大、浑厚与古朴，深深地影响了先生的品格操守和艺术风貌。在他的山水、花鸟作品中，那种扑面而来的苍厚、简旷、古拙、高逸，那种汲取了青藤白阳、石涛八大、缶庐白石等前贤的大写意营养而又灌注了鲜活饱满的时代气息的画风，都与“中原气象”息息相关。同时，张治安先生自弱冠之年到耄耋高龄，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都在广州这片热土上度过。无论是得到关山月、黎雄才、杨之光、陈金章、梁世雄等

名家亲授，还是在传统基础上引书入画、大胆创新、终成奇纵开张格致，都离不开岭南大地的慷慨厚赐。

本次展览执行策划、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许敦平表示，在展览筹备和推进的过程中，也是他对张治安先生艺术的一次深入学习过程，其间收获了许多感动和心得。张治安先生书、画、文、印四艺兼长，对艺术赤诚坚守，总是反复强调作画要将时代的情感、人生的格局以及中华文化的精神传承融进去，才能把画画好。相信通过这次展览和今后的深度研究，将更好地推动大写意花鸟艺术的传播与发展。

广州美院工艺美院院长齐喆追忆张治安：  
像张老师默默付出的教育家  
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业界翘楚

张治安老师离开我们三个多月了，美院正在举办他的个展，我觉得对一位艺术家最好的怀念就是重新欣赏他的作品，然后重新思索与缅怀。

我1993年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到2003年研究生毕业期间，恰恰是张治安先生担任广州美术学院院长的时期，所以我的成长离不开张老师的指引。

无论是营造学校的学习创作氛围，还是他个人对我的精神和技术的指引，我觉得都是我今天能够持续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底蕴。

从宏观上说，张治安老师在广州美术学院担任领导期间，受到过两次的美术教育观念的强烈冲击，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另一次就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高校的扩招潮。广州美院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从原来非常小规模精英教育到体量快速增长的普及型教育，这对作为教育家的学院领导，都需要智慧的考验，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学城校区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美术教育急速发展的过程中，我感觉张治安老师有非常清晰的判断。1994年，广东召开了美术创作的理论研讨会，张治安先生有一篇长长的发言，最后被美术杂志收录在1995年的一本刊物上，题目就叫作《迎接东方的世纪》。在这篇文章里，张先生应该说是比较清晰地阐释了他对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他觉得吸收外来文化要以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为根本，而对待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要以当代人的视角去观看，我觉得这两个主要的观点一直到今天依

然是指导我们艺术创作艺术教育的非常务实和有效的一种理念。

从研究生阶段，我便常与张老师有私下接触，也经历了很多细节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和张老师一起看展览，其中有一幅作品写到了“岁月”两个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张老师指着这“岁”字跟我分析书法的开合关系，他从宏观理念上给我们非常多指引，同时，他在讲解一些事情的时候，也非常善于从一些细节微观教导学生。这对我们从事艺术教育，都有非常有益的指引。

还有一个细节，在2000年初，当时不少文章很喜欢用“犬儒主义”这个词汇，张老师专门找我谈起了这个词的由来，从它的源流到它今天的演变。当时让我非常震惊，一个从事中国传统写意花鸟绘画的艺术家，他知识的覆盖面是这么广泛渊博。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在张老师那里获得如此类似的惊喜，应该说张治安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还是一位这个时代典型的文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当代外来文化的学术修养，而恰恰是这种学术修养才让他的作品拥有与众不同的文人气。这也是当代写意花鸟画创作中特别珍贵的一个元素所在。

还有一个细节，张老师曾跟我提过，他有一次坐车路过广东美术馆，看到海报上的一幅画，他说自己平生从没有跟别人要过画，但当他看到那张画以后，他决定找作者要一张。他说，那张画“题材是小品，格调是大家”。原来他说的，是版画家郑爽老师作品。后来，张老师果真找了一次机会，专门找郑爽老师要了一张。后来明白，应该是那张画给了他创作上的一些启发。

前两年受疫情影响，有一天我去看望张老师，张老师给我念了一首明代唐寅的诗，叫《感怀》：“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

我听完，感觉这首感怀诗，正代表了张老师独特个体的人生观和艺术创作的观点。

我常常会想，我们缅怀一位前辈，到底缅怀什么？美术学院之所以有价值，也许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像张老师这样默默付出的教育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业界翘楚，这样的老师辈也许在社会以及业界没能名闻天下，但他们在所服务和工作的学院里则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人格威望。

作为美术教育者的我们，缅怀他们的同时，也在自勉。我想，这就是今天追忆张治安老师的核心所在。



■一树独先天下春 张治安 广东美术馆藏

我的思念跨越山海

张治安



東坡好賢能  
看醉山酒

■东坡好贤能醉酒，  
石涛得意为看山  
张治安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藏